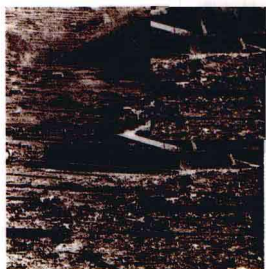


长崎的毁灭

(日) 长崎证言会 编著

徐英东 田葳 等译

NAGASAK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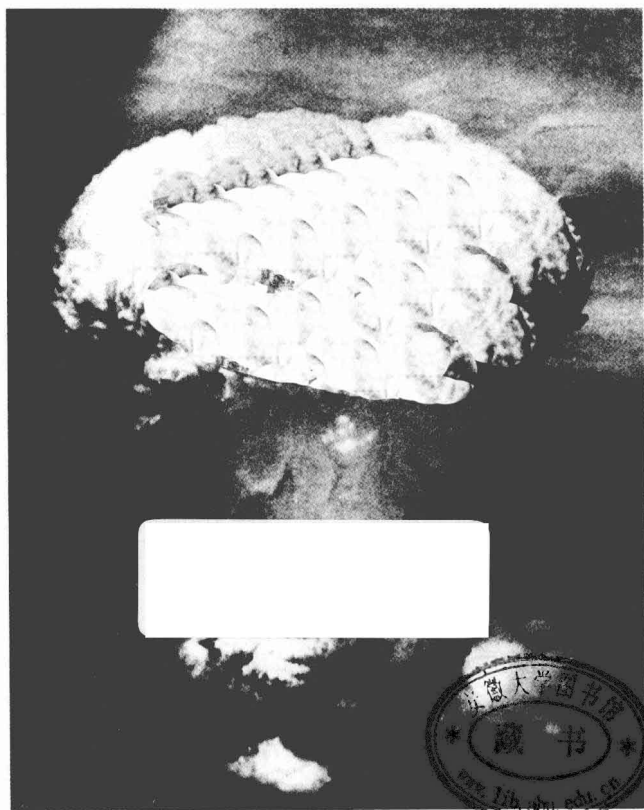


北方文艺出版社

长崎的毁灭

(日) 长崎证言会 编著

徐英东 田葳 等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长崎的毁灭 / 日本长崎证言会编著; 徐英东, 田藏译.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317-2811-5

I. ①长… II. ①日… ②徐… ③田…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6463 号

长崎的毁灭

.....

编 著 / 日本长崎证言会
翻 译 / 徐英东 田 藏等
责任编辑 / 李玉鹏
封面设计 / 张 喆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6 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00×980 1/16
印 张 / 13.5
字 数 / 187 千
版 次 /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28.00 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811-5

.....

中文版前言

遭受原子弹轰炸的体验纪实《长崎的毁灭》中文版终于出版了。这是两年来诸多中国友人合作和努力的结果。

我们“长崎证言会”从1970年以来历经40载，搜集在长崎遭遇原子弹轰炸中幸存者的亲身体验实录，已结集出版70册，共收入遇炸纪实1050篇。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应有的嘉许，2006年获得西日本文华奖的殊荣。

以此为契机，我们从这1050篇中精选30篇于2007年出版了《长崎的毁灭》一书。进而，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原子弹造成的灾难有多么残酷，给人们带来的伤害有多么深重，又于2008年8月出版了本书的英文版。

中文版的出版

从1994年起的4年间，我有幸作为日语教师先后在哈尔滨船舶工程大学（现名哈尔滨工程大学）和哈尔滨理工大学执教。这是我46年教师生涯中最充实的4年。这期间，我周围的中国同事热心于日语教育，百余名学生积极努力地通过日语了解日本和日本文化。这些优秀的学子中三分之一以上赴日留学，我回国后仍与他们保持联系。

2009年5月，我应邀去上海参加一个弟子的婚礼时，提到即将出版原子弹遇炸体验实录英文版，现在正为此而奔忙。一个弟子说：“能不

能出版中文版遇炸体验实录？肯出力的人一定不在少数。”对此建议，我欣喜异常。有了英文版，再加上中文版，世界上将有更多的人了解长崎惨遭原子弹轰炸的真相。倘能如此，何乐而不为！

我火速联系在上海、北京等地的大学教日语的弟子，又拜托哈尔滨理工大学原来的同事，请他们参加翻译，结果大家欣然允诺。还请原黑龙江大学日语专业田忠魁教授除翻译之外，负责全书编辑和审校。

原子弹轰炸是不是日本投降的原因

中国朋友如何看待美国以原子弹轰炸日本？不少人认为“由于美国扔下原子弹日本才投降，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才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下获得解放。”然而历史并非如此。

据我所知，日本投降是诸多原因叠加的结果。而最重要的原因是1945年8月9日苏联的参战。当时意识到败局的日本政府想通过苏联的斯大林与美英讲和，即探寻日本投降的途径。然而被委托进行和平斡旋的斯大林却将日本政府的请求秘而不宣，并与美英商定在德国投降后3个月内对日宣战。德国5月7日投降。斯大林不顾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为履行对美英的承诺，8月9日向日本通报废除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同时对日参战，进军伪满洲国（现在的中国东北），这成了日本投降的决定性因素。

那么，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轰炸有什么意义呢？确实，8月10日在日本天皇面前召开的御前会议上提到了8月6日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事实，而对3天后在长崎投下原子弹的事却未提及。这个谜底的揭示有待于今后的研究，但据说美国抢在日本投降前匆匆扔下原子弹的目的是为了掌握世界的支配权而采取的牵制共产主义国家的措施。

原子弹的威力——展示地狱图景

无论在广岛还是在长崎，投下的原子弹都仅仅一枚。然而那一枚原子弹，却展现了以前空袭时所不曾有过的惨绝人寰的地狱图。那究竟是

怎样的情景，敬请阅读这 29 篇纪实。

原子弹的威力，若按 1 吨火药造一枚炸弹换算，则广岛扔下的相当于 1.5 万枚，长崎扔下的相当于 2.1 万枚炸弹。长崎投下的以钚为原料的炸弹比广岛投下的以铀为原料的原子弹威力要大。而炸死的人数，广岛为 14 万，长崎为 7.4 万。烧毁地区的面积，广岛也比长崎大。

主要原因是广岛、长崎地形不同。广岛市区位于注入濑户内海的太田川流域形成的三角洲，地势平旷；而长崎则是山丘一直绵亘到港口附近，民房建在山丘之间的低谷之地。原子弹是在浦上——最西边的山谷上空爆炸的，位于其他山谷间的民房得以免遭兵燹。人员伤亡也少些。尽管如此，仅仅这一枚原子弹就在一瞬间夺去了 7.4 万人的生命。

在长崎，原子弹是在距地面 500 米的空中爆炸的，这是通过计算得出的原子弹爆炸可发挥最大威力的高度。

爆炸时产生一个直径 280 米的火球。火球中心温度达摄氏 100 万度以上，火球表面温度为摄氏 6 千度。这相当于同样高度的太阳的威力。也就是说，长崎市 500 米上空突然出现了一个太阳。这样，照到地面上的热光线在爆炸中心附近足有摄氏 3400 度。在离爆炸中心 2 公里的道路上的人，无论男女老幼瞬间就被高温灼烧而死。紧接着是每秒 300 米的气浪，寺院、神社、教堂以及民房全被摧毁烧着。被困在屋子里活活烧死的人也不在少数。长崎市繁华地区三分之一被烧光。即使侥幸没有被烧成灰烬的民房，百分之百也都被气浪刮碎了玻璃，掀掉了房顶上的瓦。电、煤气、自来水，所有的城市设施全被摧毁，烧掉。夜间没有电灯，市区一片漆黑。城市的功能完全瘫痪。长崎名副其实地被抹掉了。

无形的放射线的危害

袭击长崎市民的不仅是强劲的光辐射和气浪冲击波，还有看不见的放射线尘埃降落到地面，释放出远远超过致死量的放射性物质。人们被热光线灼烧，在放射线中挣扎，被冲击波拍倒在地上摔死。一般杀一个人，一次杀死足矣，而原子弹杀人，一次尚嫌不足，必是多次的。

那个8月9日早晨，我和同住的表兄一起骑自行车出门。他19岁，比我大4岁，在爆炸中心附近的一家小工厂工作。我15岁，还在读初中，奉国家的命令停课，到三菱重工长崎造船厂劳动。国家命令说：“14岁以上的中学男女学生停课劳动。”由于在工厂工作的男子都被驱赶上了战场，劳动力不足，所以，14岁以上的男女学生被动员来弥补这个空缺。

我和表兄一起离家，在中途分手时说了声“再见”。这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当晚他没回来，我姨就去寻找儿子。但不久就回来了。因为长崎市北部山谷一片火海，谁也进不去。8月9日晚上那个山谷燃烧了一整夜。树木燃起大火，夜空被火光照得通明。

8月10日下午火灭了，我姨再度出去寻子。那里地面被烧得烫人。我姨回来说：“根本不知道信夫（表兄的名字）的工厂在哪儿。全都烧毁了，瓦砾成山。除了石头和铁以外啥也没剩下。”

尽管如此，我姨还是每天外出寻子。找到第5天傍晚终于病倒了。发高烧，痛苦万状。全身内出血，颈部、大腿内侧等皮肤较薄的地方出现血块样斑点。鼻子出血不止。牙龈出血，从两边嘴角往外流。她痛苦不堪，左右一摇头长发就脱落下来。那情景就像亲眼看着地狱图一样恐怖。我姨虽然没有受任何伤，但还是在痛苦的折磨中死去。

我家位于离爆炸中心250米高的山丘后面的山谷。和我姨一样去爆炸中心附近寻找未归亲人的人们也都同样发高烧、流鼻血、牙龈流血、脱发，一个一个先后死去。市内开始风传：“长崎扔下的新型炸弹混有毒气。”“爆炸中心附近75年内草木不生，人无法生存。”我们长崎市民就是这样认识新型炸弹（原子弹）的，很长时间都无人告诉大家原子弹以及放射线污染的事。

沾染放射线而又生存下来的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现在约有三万人住在各地。时隔65年的现在，仍有人由于受放射线沾染而引发癌症等，在痛苦中煎熬。最近的研究证实，遗传基因受到了放射线的破坏。人们担心遗传基因的损坏可能通过遗传对子孙后代产生影响。

原子弹杀害的不仅仅是日本人

当时长崎市内有个联合国军俘虏收容所，距爆炸中心 1.3 公里。那里收容了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战俘约 600 人。他们被强制在三菱造船厂等工厂劳动。

根据记录所载，美军司令部事先知道长崎有俘虏收容所。他们当然知道投下原子弹会牺牲自己人，但 7 月份还是把长崎列入原子弹轰炸的城市名单。这一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战争的冷酷无情。实际上原子弹投下的当时就有近半数的联合国军官兵被炸死、炸伤。

外国人中死难人数最多的是朝鲜半岛出身的人。根据日本帝国主义的政策，朝鲜半岛于 1910 年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许多朝鲜人到日本从事非人的劳动。其中有些人是被抓来的。据说长崎当时有 2 万朝鲜人，其中 1 万人成为原子弹受害者。没有外交关系的朝鲜究竟有多少受害者，其人数不可得知。

在紧邻爆炸中心的和平公园山上，2008 年立了一块记有 33 名中国原子弹受害者名字的石碑。他们主要是从山东抓来的，被强制在长崎县的煤矿劳动。当时借口他们要煽动暴动，或者不服从监督人员命令，而把他们囚禁在当时位于和平公园的监狱。他们在遭受原子弹轰炸时全部丧生。

本书除日本人以外，还收录了朝鲜人、荷兰战俘遭遇原子弹轰炸的经历实录。

核武器一枚也不需要

现在地球上保有 2 万枚核武器。其中百分之九十为美国和俄罗斯所有。2010 年 4 月美俄两国缔结了新的《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内容是今后 7 年内将两国拥有的核弹头削减到 1500 枚。

去年 4 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捷克的布拉格讲演时说：“作为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的道义上的责任，要努力实现没有核武器的世界。”这是

对上述发言所做的一个具体行动。缔结旨在削减核武器的条约是值得欢迎的。在奥巴马发言以后，世界废除核武器的进程切实地在加速。

在美军占领下，原子弹受害者被强制沉默达 10 年之久。然而 1954 年 3 月美国在南太平洋的比基尼环礁进行氢弹实验，日本金枪鱼捕捞船“第五福龙丸”沾染放射性尘埃，无线电工作组组长久保山爱吉成了无辜的牺牲者。日本国内以此为契机掀起“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运动中，遭受广岛、长崎原子弹轰炸的幸存者呼吁：“绝对不能再使用核武器！”他们讲述核武器的残酷性。那时的宣传终于被当今世界的人们所理解。

核武器是仅仅用一枚就能在一秒钟夺走几万几十万人生命的武器。如果发生核战争，地球上的人谁都活不成。即便侥幸活下来，也必然长期为放射线引起的后遗症所折磨。核武器的真实情况总算为人们所理解。但是就连美国总统奥巴马都主张说：核威慑力是需要的，因为保有核武器，美国才会有效遏止来自别国的攻击。

今年 8 月 9 日和平庆典时，长崎市长田上富久宣读了和平宣言。他说：“诸位世界的领导者，你们真的了解核武器的恐怖性吗？如果你们真的知道这一点，你们就不可能考虑再使用核武器。”

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形成一种舆论：“决不允许再使用核武器，使用核武器的领导人将被作为战犯而受到严厉的谴责。”最重要的是使核武器成为不能使用的武器。为使世界的领导人明白用巨额资金制造不能使用的核武器是愚蠢的这个道理，我衷心希望这本体验实录能多少起到些积极作用。果能如此，于愿足矣！

2010 年，原子弹轰炸 65 周年
于日本 长崎 光晴会医院病榻
广濑方人

目 录

CONTENTS

中文版前言 广濑方人	1
第一章 地狱惨景 1945 年 8 月 9 日	1
夏日的浮云 山本和明 (刘丽丽 译)	1
在距爆炸中心 184 米的防空洞中幸存 松尾代世 (田忠魁 译)	16
死在麦秸地上的丈夫 山口芥子 (田忠魁 译)	19
闪光下 藤田左之 (徐英东 译)	30
光与火的袭击 久间比沙子 (朱浩昱 译)	38
和母亲在田里遭遇原子弹轰炸 铃田一男 (黄成姣 译)	43
短剑无济于事 北村次好 (田 葳 译)	49
永远挥之不去的地狱图 吉田真幸 (田 葳 译)	58
第二章 轰炸后的岁月	64
原爆惊魂 荻野幸 (梁红薇 译)	64
遭受原子弹轰炸的母亲的四十年 山口美代子 (刘志昱 译)	71
二十九年求生记 永濑和子 (朱浩昱 译)	77
原子弹受害者的证词与控诉 谷口稜晔 (王艺憧 译)	80
作为原子弹受害者,作为残疾人 渡边千惠子 (由 扬 译)	88
悲恨向谁倾诉 田吉知惠 (田 葳 译)	92
第三章 荷兰俘虏兵的证词	100
长崎——地狱 查理·巴鲁克 (徐英东 译)	100
被炸 36 年后荷兰老兵的证言 J·H·C·德格鲁特 (由 扬 译)	107
瓦砾下生命的延续 贾根·R·奥肯 (由 扬 译)	114

第四章 遭遇轰炸的朝鲜人的证词	119
我们朝鲜同胞的苦难与愤怒 李奇相 (郑瑞玲 译)	119
和马一起在如己堂附近遭遇原子弹爆炸 金在甲 (黄成姣 译)	128
征调、遭遇原子弹轰炸和饱受歧视的三十五年	
金宗九、金正子 (田 葳 译)	134
遭受轰炸的韩国征用工的日记 金顺吉 (梁红薇 译)	139
援助法应同样适用于住在国外的原子弹受害者!	
李康宁 (朱世波 译)	149
 第五章 生活在核辐射后遗症的恐怖中	160
绝不会忘记 本多博子 (武文婷 译)	160
原子弹受害者二代之死 户濑方人 (张丽梅 译)	166
还我原来健康的身体 松谷英子 (高鹏飞 译)	170
活在“原子弹轰炸纪念儿童雕像”中的贞子	
佐佐木繁夫、佐佐木藤子 (田 硕 译)	176
 第六章 渡美被爆者的苦痛	185
回首幼时地狱般的那一天 向井美穗子 (高鹏飞 译)	185
长崎·东京·美国 时光流逝四十一年 金妙子 (武文婷 译)	190
失去所有家人之痛 深堀藤枝、谷川岛雄 (田 硕 译)	197
 编译后记	204

第一章 地狱惨景 1945 年 8 月 9 日

夏日的浮云

——时隔 26 年的证词——

山本和明

当时是 17 岁的学生。应征在琼浦中学劳动时被原子弹炸伤

“啊呀，热！太热了！”8月的太阳，几乎要把皮肤烤焦了。为了阻止敌军的 M4 坦克，四五个同学正在烈日下锯着直径 30 来厘米的木头做假地雷。大家一边擦汗一边抬头望着在蓝得刺眼的天空中悠然飘过的几朵白云。

大家望着天空是因为今天早上刚要来上学的时候，突然空袭警报响起，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但马上又解除了，于是来到学校。刚开始干活，又传来一架敌机的轰鸣。而且，在刚刚过去的8月1日，数架敌机低空飞行，轰炸了制造坦克模型的操场，对准目标投下的炸弹造成直径十来米的深坑，再加上激烈的机枪扫射，爆炸声震撼大地，气浪使树林沙沙作响。人们虽然侥幸逃过一劫，却已吓得魂飞魄散。

一个装 150 人都闷得透不过气来的防空洞，在平时就是往里驱赶也没人进，可是当时已经挤进去二百多人了，大家还是拼命向里面挤。“哎，刚才嗡嗡响的是侦察机吧。”我问道。当时我在两栋细长的二层楼中间的院子里干活。“嗯，也就是个 B29 呗。”池田回答说。他对多次拉响警报又解除极其厌烦，那说话的口气仿佛是说“又来了”。大家心里也

在嘀咕，一两个炸弹什么的，趴下就行了，要是炸弹扔到自己身上就倒霉了。突然，巨大的、仿佛空气都被震颤了的轰鸣声渐渐靠近，使得每个人神经一下子紧张起来，就像在黑暗中吃了一拳一样。为了尽快摆脱暗藏心中的冷漠和杀气，我慢慢地向运动场走去。

正在这时，突然头顶闪现一道叫人不寒而栗的白光，仿佛要把我的全身连同校舍、地面全都化为焦土一样，同时伴随着剧烈的爆炸声，简直是名副其实的五雷轰顶。我“啊”地叫了一声，与此同时一股狂风掀起我的双脚又把我摔到地上。沙粒几乎刺破我的耳膜，穿透我的喉咙。我立刻想起了平时的训练，用拇指按住耳朵，其余四指捂住眼睛，口张大，使劲儿呼吸。身体一下子被提起，一头为圆心迅速向左侧旋转。为了不被掀翻，我岔开两腿，用力地挣扎。一个很重的东西正好砸在腰以下的部位，我心想：“完了，我死定了。”

那以后过了多久，我毫无记忆。朦胧中听见到处都在喊：“救命啊！”我使劲儿猛地睁开眼，发现自己被困在一大堆很粗的木材下，周围弥漫着烟尘。“哎！”我也试着喊了一声。从腰到左脚都被两层楼高的校舍的横木死死地压进土里，骨头都要碎了。“救命啊！救命啊！”我听见坂上凄惨的叫声。他是柔道二段的运动健将，可偏偏今天喊头疼，上值班室睡觉去了。他裹着被子被木头压在下面。“我一出去就去救你，你先坚持一下。”我大声回答。可是，他根本不理睬我的话，像是怨恨我不去救他似的，越发起劲儿地叫嚷。不光是坂上，到处都传来地狱深处饱受煎熬的恶魔似的喊叫声。

我也一样，像被压住了的虫子似的，呻吟着，忍受着剧痛用两只胳膊肘努力向外爬。可是，由于腰部以下死死地压着粗木头，一用力疼痛就加剧，而且腰以下的部位还在不在都没了感觉。我想试试腰以下是否还在，可是连头都抬不起来。脖子可以左右动，而身体却动不了。附近看不见人影，只能凭喊声知道有人在。我左右环顾，昏黄的空间遮挡住了太阳，透过带有土腥味儿的空气和横七竖八的木头，看到的只有弥漫着烟雾和沙尘的酷热天空中死神的狰狞。

几分钟之前，甚至几秒钟之前还闷热、使人冒汗的天空不见了。我听到一个声音：“无论你怎么拼尽全力地呼喊也难逃一死。”周围的呼喊声渐渐稀少，我的思维能力和痛苦也慢慢减弱，我感到极度困倦。脑海里浮现了很多景象。父母……弟弟和妹妹……他们是否知道我死在了这里？不！他们肯定也身处困境，等着我去救他们呢。妈的！我不能死！”想到此，我又清醒了过来。

这时，我突然想起10月要到奈良参加空军，心中燃起了旺盛的斗志：“此仇必报！等着瞧！”我立即鼓足勇气，再一次遏制了绝望，拼命地喊叫起来。这是一种向过路人求救的悲惨至极的叫声。这时，身后传来黑黑的圆脸的末藤君的求救声：“山本，救救我！救我！我喘不过气来。脖子勒得慌。疼，疼……”和坂上君一样，呼喊声透出一种活活被抛进地狱的人的奈何。“我也动不了……”彼此还担心对方的安危。

前方传来沙沙的响声，有一个人几乎是爬着出来的，他满脸鲜血，一些碎木片刺在身体裸露的地方，耷拉着。他勉强扶着一根木棍站了起来，脸上还在流血，鼻子没有了，眼睛深陷，看起来简直就不是阳间世界的人。啊呀，是江口！我大声喊：“这不是江口吗！”“嗯。”他看样子十分痛苦。他一定是没有卧倒，所以在被气浪拍倒之前，先被木头击中了面部。“江口，你伤着了，赶紧爬上去，去医院啊！”我鼓励他。“嗯。”他一边喘息一边回答，慢慢爬了上去。一想到他大概活不了了，心中既感到凄凉，又可怜他。他这个样子，我没法求他说：“帮我一把！”现在我不知道炸弹究竟落在了哪里。

接着，皮肤白皙的冈田出来了。他没有受伤，可是觉得恶心。他钻进木头堆，骑在我旁边的一根粗木头上，弯着腰坐在上面大声喊：“出不来了吗？”“是啊，帮我一把！”“好，我拉你。”说着，弯腰来拉我的双手。“哎呀，疼——疼！”然后他又想把木头抬起来。可是，木头纹丝不动。冈田看到没办法救我出来，便一屁股坐在木头上，呕吐了。因为空间狭小，胃液一股一股流到了我眼前。

我看着流过来的胃液，对冈田说：“你别在意。”说着，我自己也

吐了。我们都过多地吸入了硫黄那样的臭味和尘埃，每吐一次就越发疲劳。接着出来的是岩永君，他也没有受伤。冈田和岩永想了很多办法救我，可是被木头挡着，看不见腰以下的部分怎么样了。他们俩除了在我要睡的时候劝我别睡以外，没有什么好办法，只好呆呆坐在我旁边，也不能说一声“我回去了”就离去。一想到只有我一个人这么惨我就非常懊恼，很伤心。我说：“岩永，拿把锯来，勤务室里有。”“勤务室已经被炸得一塌糊涂，我就是从那里出来的。”岩永说。“那你就上木堆顶上去看看周围的情况吧。”我紧接着说。

岩永顺着堆得层层叠叠的木头缝隙爬了上去，说：“什么也看不到，周围全是烟。”“周围还在着火吗？”我问。“没有。”“那你就回家吧，途中碰到救援队就告诉他们我困在这了。”我拜托岩永。“好吧，我去去就回，一定要等我。”说完就走了。留下冈田还坐在我身边。我一味地想，如果有10人以上的救援队来的话，我就能出去。“咕咚！”一个人从上面掉下来撞到木头上，像折了似的滚落到另一侧。是江口，他浑身都是鲜血。“他还是死了。”我和冈田对视了一下。可是没有想到，他又起身向上面爬去。“还行，加油啊！”我们俩不约而同地鼓励他。

从我身后又传来了末藤的求救声，他脖子疼。“我还能坚持，先去救末藤。”我对冈田说。“好，别睡着。”他嘱咐我，然后就从木堆消失了。“咕咚”一声，木堆倒塌了。“冈田，小心啊！”我担心地呼喊。冈田去救末藤。然后，我双手伸到后腰用力从左右两侧摠腰部。发现腰上面有一块方形东西，用右手使劲儿拽那块硬物，它就断成了两半，一半恰好拿在我右手，拿到眼前一看，原来是用水泥砌砖作的洗脸间里粘在一起的两块砖头那么大的硬块。同时，我感觉到右腿血液一股一股地很有规则开始流动，血还是温热的。“太好了，右腿还在！”脚趾可以动，试着弯曲了一下膝盖，也没有问题。右侧还有知觉，可是左侧还不行。用左手把剩下的一半砖头取了下来，随之，腰部的疼痛也开始慢慢减轻了。

但是，左腿情况怎么样仍然无法判断。我考虑用这个砖做个杠杆儿，或许能把压在身上的木头撬起来。身体稍微能动了，心里很高兴，我对

自己说“再坚持一下！”同时还要忍受左腿不间断的疼痛。又一想，即使腿在，可能骨头也碎了，不能再走路了吧，想到这心里又感到一阵绝望的悲哀。我听到周围木头燃烧的响声。必须趁火势没有蔓延到这里之前逃出去，然后把在值班室睡觉的坂上救出来。已经有一会儿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也不知他怎么样了。不时从四处传来稀稀落落的喊叫声。

冈田救出末藤后返回来了。末藤也不停地呕吐。“疼死我了！”他又马上说：“怎么样？”我请求他们俩说：“麻烦你用那根棍子和这块砖做杠杆儿，把我腰上的木头支起来。”

冈田把棍子插进木头下面，和末藤一起坐在了另一端。“啊，动了！”血脉从冰冷的左腿大腿根部向下贯通了，末藤急促地对我说：“山本，赶紧爬出来！”他担心木头再落下来。可是，尽管我拼命匍匐向前，左腿就是一动也不动。我把这告诉了他俩，末藤就钻进木头底下察看左腿情况，冈田咬紧牙不让杠杆回落。他们又找来一根木棍插入左脚尖的地方重复刚才的动作。末藤说：“山本，快，向外爬！”我用双肘用尽力气向外爬，身体果真向前动了！这时我看见毫无知觉的脚脖子还好好地长在那里。“出来了！”“啊，太好了！”我大喜过望，同时，又想起刚才自己的呼喊声，觉得很不好意思，低下头。“谢谢，真得谢谢你们。”站了起来。对救命恩人，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谢意。

手表还是停在11点多的地方，怎么晃动表针也不动。“咱们一个一个地上去吧。”我们一边小心不把木头堆弄塌，一边想象着周围是什么情况，爬到木头堆顶上。向周围一看，原来那宽敞的校舍、郁郁葱葱的稻佐山、绿油油的田地，在那阵强光和气浪过后，一瞬间都灰飞烟灭，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远处滚滚的烟尘中传来了女人撕心裂肺的哀号，情景悲惨至极。我们三人惊恐不安，两股战战，茫然不知所措。

过了一会，我们摇摇晃晃走下木头堆来到操场。彼此看看，冈田上半身没穿衣服，末藤光着脚，我的头顶在流血。末藤看了我的伤口说：“伤得不太深，不要紧。”我说：“是吗？谢谢。”说着就把身上的长袖衫给了冈田，把绑腿给了末藤。末藤用系在腰间的毛巾给我包扎伤口。“我

去救坂上，咱们明天在萤茶屋见。”我没让他俩帮我。

我们根据光影角度和肌肤的感觉判断，现在已经3点多了。从周围难以置信的惨状来看，将来要做的事困难重重。我们约好再会后分手。本来按军部的命令，明天是挖战壕的日子，三百多名学生必须每人带镐和锹到甑岩集合。前些天，美军洛克希德号战斗机在我们眼皮底下的海上超低空飞行，进行机枪扫射。我们当时奉命在树林里和刚刚挖好的防空洞里躲避，才得以逃过一劫。

为了救坂上，我又一次登上木头堆，“坂上！坂上！”喊了好几声。可是，在和他相反的方向有人在喊救命。难道我来迟了？坂上死了？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便在我认为是他原来躺下的地方念诵“南无妙法莲华经”为他祈求冥福，接着就去有喊声的地方救人去了。

刚才喊救命的是炼钢厂的工作人员，当时他在空教室里工作。他仰面朝天，被压在木头下一米半左右的地方，只有脸露在外面。“喂！救救我，帮我把上面的木头弄掉。”他恳求我。两层木结构小楼用的木头，光横梁就有4米多长，横截面宽30厘米，高50厘米。屋顶有的地方仍成三角形，有的一端脱卯了。椽子、木板、板条子、竹条子，乱七八糟堆在一起。

这是我第一次救人，看到他周围散落的木片，让我对这种炸弹的威力惊愕不已。这种情况，除非有锯、钳子和锤子，否则休想挪动木头。

“喂！快点把这些东西给我拿掉吧。”他又一次恳求我。刚才我呆立在那想着弄开木头的办法，答应了一声：“好！”就开始把碎木头一根一根地拽下来。每次拔木头都会扇起很多灰尘，他仰卧在那里，大声说：“不要弄起灰尘！”他痛苦万状地咳嗽起来。在我的视线中他的脸形变得有些模糊了。

我身子发飘，呕吐了。恶心怎么也止不住。左腿发麻。我觉得一个人再弄下去也是徒劳。心里开始憎恨无能和不负责任的军队、警防团：为什么需要他们的时候却看不见踪影？“你坚持一下，我去叫救援队。”说完，我往运动场走，但心里还惦记着他。天空传来飞机马达声，我赶紧逃进运动场边上的空壕，架上两根柱子，上面盖上白铁皮，防止再塌